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目錄

奏疏

威德竝用疏

備邊急務疏

再論遼事請發經畧視兵疏

四論遼事請發金錢疏

請議徐詹事練兵疏

太學進君臣責難講章疏

敬陳太學六論疏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目錄
辭監印疏

再辭監印疏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奏疏

華亭張 鶴世調父著

威德竝用疏

奏爲敬陳威德竝用之策以禪邊政事臣聞用兵
猶置棋也置棋者置之活着則全局贏矣若其不
然則全局輸矣今日遼左事是也遼左之急募兵
徵兵議餉議將事事皆實着也至于精神窳瘵之
處廷臣未言本兵未籌然而聯絡天下之大勢成
天下之大事者實係乎此自非 皇上莫能用之

臣竊觀今日朝常之壞者由我 皇上奮勵之神
威不振也今日邊疆之壞者由我 皇上浩蕩之
德意不宣也夫天子一怒而萬物伏一喜而萬物
奮惟其出于天子故中朝四夷之人不覺其鼓舞
而震動焉其威象如雷霆之起蟄而破睡其德象
如和風之扇體而蘇肌邇者東師敗衄謂宜 皇
上赫然奮勵 召見廷臣誅責局中之將帥蒐求
格外之賢才而臣伏覩德諭和平寬責後效雖發
帑徵調選將使能日煩 宵旰而盈庭無成畫當

事無勝着人心泄泄如昔者患在軋威之不奮也

一奮勵而廷臣稟奉 威光戮力籌畫者出矣

皇上拱默而諸臣耽處堂之燕雀 皇上包荒而

諸臣闔穴中之鼠鼯同遇風之載而舟中反唇扞
戎伏之門而一室怒臂在當局之大臣且縮手憂
讒在旁觀之小臣亦痛哭無益以臣觀之其偷且
夕而無危亂者幸也夫幸可爲常哉然人心孰無
忠義惟經年不覩 天顏故無以發揚其志氣耳
皇上奈何不赫然振作朝見羣臣下一 明詔示

以朝廷紀綱使賢者速進邪者速退有功必賞有
罪必誅以磨礪廷臣精華之氣而一洗其庸懦雷
同之習乎及今不早申飭恐舉朝之人皆勇私鬪
而怯公戰且置虜奴于不暇問者禍亂未有已時
也臣又聞 天子之德澤天下之喜氣也臣見近
日畿內按臣王象恒蠲三輔之稅以蘇民困而效
汲黯發粟故事以請心甚快服之如 皇上一下
其疏則 皇上之德意光矣三輔之歡聲不可謂
非全遼之兵氣也且 皇上亦何藉此秋毫爲哉

夫振遼左之金鼓莫大于褒忠魂壯全遼之藩籬
莫急于獎屬國今者部題捐十萬金以卹陣亡將
士之妻孥矣然則所卹獨主兵也而南兵浙兵及
各邊兵之赴調而沒于陣者其妻孥安在倘亦宜
移文各省直原籍吊其父兄卹其孤寡而慰萬里
歿事之魂乎杜松渡渾河遇伏而陷力窮矢盡而
歿劉綎轉戰克十五寨手刃虜級無筭援不至而
與劉招孫皆戰歿王宣趙夢麟之爲偏帥而歿潘
宗顏董爾礪以監督文臣而歿夫歿人所難言也

况肝腦塗地乎而坐視者猶曰違制曰輕敵是豈
復有人心者哉臣願 皇上速下詔令設二大帥
及歿事諸將位于都城郊外特遣大臣諭祭而文
武百官皆拜而奠之又 勅立廟遼陽塑兩大帥
像以諸歿事竝配血食仍賜諭祭令經畧大臣以
下率三軍哭祭如都下儀夫 天上之玉音人間
之廟貌今戰陣之士知兩大帥之忠魂千古可以
不歿夫誰不激憤烈而效歿命者乎朝鮮兵出寬
奠而收沒乃傳聞其國王提兵三萬親至義州欲
以助中國而殲小醜此其忠于國家殊可獎也

皇上何不捐三四萬金遣官褒諭國王吊問覆沒
將士并頒賚其元帥頭目以下及從征軍士示以
賞格令其整兵境上爲搗虛牽制之勢乎北關世
受我恩依我爲命金台失等即未前進殺賊而勢
必不反戈爲奴虜助何不捐萬金頒勞其部曲亦
示以賞格如獲虜級與中國戰功等而令其近屯
塞下張撻伐之助乎夫中國調兵而費不貲也募
兵而費不貲也今朝鮮北關各自餉其兵以助我

而我何惜數萬犒兵之費以犒之犒之而夷心感
激有百倍于中國烏集之衆者矣此皆臣所謂布
活着而收全局也以臣計之國家調兵各邊而兵
不至膽喪之餘將謂驅之歿地勢必易爲變且旣
無歿心調亦何用不若以本部所議各邊調兵之
帑銀照近日開原道兵備僉事韓原善所陳令遼
東五處兵道各自擇將領隨便召募隨處操練計
一道可募五千五道便得二萬五千各將旣易爲
統領各道旣易爲撫恤安插有方給餉有法足爲
遼東長城而又精揀遼中見存之兵收散亡起瘡
痍核實以補其虛伍優厚以結其感激爲目前守
禦計則數十萬內帑可省爲五道募兵之用而兵
亦可以無擾于九邊若東樹朝鮮北聯北關之雄
援則是謂以蠻夷制蠻夷計無善于此即今廷議
遣閱視科臣便當以此委之料理不過再捐 皇
上十萬金夫十萬金有百萬金之用焉何惜而不
爲之策此種德音若行之臣下則爲羈縻故事未
足鼓動人心若出之 皇上明詔則如日月之布

雨露之施草木應時向榮山谷應時普照所謂聯絡中國外夷之精神而成天下之大勢者此也夫舉朝怠緩囂張患在紀綱不立臣敢以奮發之威進 皇上邊疆頽廢渙散患在德澤不宣臣敢以優卹之德進 皇上夫中國之戰勝在廟堂 天子之守在四夷而其磨礪鼓舞則全仗 聖明反掌間妙用臣近見熊廷弼之疏牘進而宣諭之旨旋下韓原善六難四易之疏真切痛快而屢旨報聞然則今日非 皇上不能採擇廷臣也臣昨因廷議進一言于兵部大臣有曰如書生之求科第蚤夜揣摩如訟家之遇對頭時刻算計今日之救遼決宜如此然非 皇上威德之兼用亦安能飭勵羣臣收拾百姓措危邊于泰山之安哉臣本儒生未諳軍旅但目擊心痛輒陳樽俎間一得伏乞 聖明採擇臣不勝戰兢之至

備邊急務疏

奏爲目擊時危敬陳今日急務以期上下交盡事臣伏見邇者奴賊長驅開原再陷舉 朝皇急請

命叩闈臣聞禍亂之興夫之所以開君臣也有事則君臣動色無事而君臣怡然迨其事再至而仍復動色則急乘此時而決無復可怡然之理矣曩者東師旣屺大將覆沒 皇上發帑調餉選將募兵如救燎于眉發不旋踵此時咎在廷臣奉行遲悞補救無方而旬日以後羽書暫停奴氛未訖

皇上東啓事于高閣置邊情于罔聞用一人而不能速用行一事而不能速行 上執彌堅下爭彌苦當事不肯破格舉事羣臣抑且枝節生疑顧私

而不顧公爭細而不爭大以至今日縱橫蹂躪夫開原危而遼陽難保遼陽孤而廣寧易圖至于山海存亡遂係 神京輕重目今京師在 廷文武

大吏誰有能慷慨深謀指揮借箸洞若觀火疾如發機爲 一人解焦勞者乎誰有能奮發忠勇勵氣治兵不避矢石多方應敵爲郊原作扞衛者乎誰有能與 國同休彈壓 輦下總理三軍督率九門爲根本作柱石者乎誰有能入告 禁庭出和行陣大事取 旨小事專決爲呼吸守便宜者

乎四者皆社稷寄命之人吾君吾相胸中當有灼知百爾臣工信口亦能公舉而錯愕相顧置對無人平居既不留意蒐羅臨事何能格外論薦至于較量門戶依然伐異黨同瞻顧人情大率市恩避怨拯溺而尚拘規行之例佐鼎而先設染指之疑以致人材淪埋不現天子但謂臣下無可倚毗百言而百不行諸臣亦謂皇上不一報聞

萬請而萬無濟終年泄泄一旦張皇假令張皇而及早改圖尚類焦頭之能救火至于泄泄而仍前束手頗同絕粒之欲回生臣于今日言敢不盡

夫京師者祖宗二百餘年居重御輕之地

九廟神靈所憑託焉京師固守則乾坤奠于泰

山京師動搖則海內危于累卵故長治之策先

固京師况于夷狄交侵安可不輯寧根本築城

修備儲餉核軍事須急圖猶恐無及令神京兵

精食足堪守堪戰即享太平無事亦且有備萬年

至如邊方不寧儘足居中調度豈可任其百無一

備臨危坐困哉夫股肱力寡則展布良難鼎鉉助

多則調和易効。皇上付閣臣于廷推亦不妨出特簡于宸斷而胡寢閣不下視爲可有可無之官。令元輔計盡能索而皇上旰食焦心殊非自爲。社稷計又經略新更欲以先聲奪敵氣然正惟先聲倚仗而不可以孤注試之。今熊廷弼之用已超格矣非以其長于御將乎而將何在非以其長于治兵乎而兵何在非以其長于發縱指示乎而同心共事者何在非以其長于撫士卒恤饑寒乎而金錢米粟之犒賚何在。其他行陣之跋

扈難御局旁之掣肘尚多。此在中朝決宜有患難相恤之意而不可以安危成敗聽之一人。夫安危不在經略又不在遼左而直繫之朝廷。此何可無懼也。夫耕奴織婢各有分守惟在大臣則但當合力同謀本兵調遣即宜籌餉何從來司農會計即宜想兵何以足如人積穀便欲養兒如人買奴決非坐食同爲主人。筭計不分兩項支持今調兵搏沙而不惜餉亦委壑守藏織嗇而不顧伍竟空虛循職掌爲聚訟而不以實事相通融臣未見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九
危急之有濟也至于遼人坐視而待寇遼將秦賊
而擁兵遼人之視客兵如視仇敵有功則攘之無
功則笑之而其殺之也則以爲快若乃遼將方以
退縮全軍爲有恩于地方而結人心以固其兵柄
而專其世將之權將來遼事又安可勝言也嗟乎
興言及此益願 朝廷加之意而毋以經略爲孤
注矣臣師儒無遠見目擊時事倉皇敢一一直言
無諱以附于叩 闕之後惟 皇上詳覽而賜施
行 宗社幸甚

再論遼事請發經畧視兵疏

奏爲 朝論日紛 國事日迫懇乞 聖明獨斷
以救危邊事臣聞救焚者必須汲拯溺者必待飄
遲之頃刻失將不救故曰時至不旋踵者機也遼
東之事日壞一日者患在不能赴其機去年以空
虛無備而清河陷矣今春以輕出寡謀而 王師
屛矣乃者又以廷臣補救無方坐譚束手而開原
破矣職伏見 皇上速下經畧熊廷弼而催今星
夜前去是 皇上今日誠急之也然而廷弼之未

能即去者議兵兵不至議餉餉不給也夫廷臣急之而皇上緩之在昔已失先事之機矣乃皇上急之而廷臣緩之于今不已失後事之機乎本兵曰募兵未集且去而當有兵也司農曰措餉未辦且去而當有餉也廷弼不前去而聲實喪于害成之口廷弼前去而孤身馳于草創之場爲廷弼者且奈何哉然而廷弼身受特簡仰慰聖衷則其出關當不俟終日也固廷弼分也職則以爲廷弼此去其成敗利鈍非獨係其一身蓋社稷

同安危而舉朝共禍福也豈可不示之成畫而聽其浪然一出哉夫大將擁百萬之衆而制鍾鼓號令者其威靈聲望誠重而拱衛誠尊外以威敵人而內以齊耳目故爲今日計先當予之帳下親兵而令有所擁護乃者間諜獲而聞賊且以船入犯也則是曩者但求足步兵今者又須添水兵矣前者止聞戰于陸今且又欲防之海矣支左不能應右保首不能全尾廷弼不早去一日而何以整頓備禦鎮遼中軍民之心哉夫空手而入虎穴雖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裴度韓琦亦不能臣願 皇上速下一 明旨諭
京營提督泰寧侯陳良弼速同熊廷弼于大教場
內點閱選鋒棟其三千名爲經畧帳下親兵而統
以叅將分以把總等官其三千人安家則于太倉
內支米或半年或一年以安其內顧之心且米有
用而銀不費又命戶部即多方那借數萬金付熊
廷弼爲三千人口糧之費以壯其行色使人皆知
有從軍之樂而忘其出塞之苦且 天子親軍而
遞之經畧則權重于賜劍兵士屬帳下調度則又

非驅之危地而鼓舞于道途使四方聽召聽募者
聞風而知新經畧之兵有安家有口糧有犒賞將
人人樂赴而集轅門也夫然後經畧可以發號施
令展盡其壯猷戶兵兩部亦且速以兵餉應遼急
而全遼布置有法矣此今日第一急着也第此着
戶兵大臣皆不能主張而惟 皇上能獨主張之
此機豈可再失哉夫漢以羽林而擊匈奴唐以神
策而征藩逆此古來舊事可行也經畧既有頭緒
出關而後固 京師重根本 皇上可以次第議

行矣抑臣更有進焉 皇上四海華夷所稟奉其威光者也其手中之魁柄未嘗不操也意中之神斷未嘗不運也但願必每事即顯然與諸臣共見之與諸臣共見之而喜可勸怒可威以光明世界成振作 朝廷則天下治夫然後爲諸臣者躍然奮悚然懼散小羣以汲引人材合大羣以扶助

天子而天下益治其不然者日復一日上下相諉而天下亂臣切靜夜思之 皇上奈何以至神極

聖之君託聰明于不見不聞而置羣臣于無可奈何之地諸臣處白日青天之下日受中于昏霾迷霧而付壯志于悠悠忽忽之中此在平日因循已足基危釀亂况乎危亂旣至能無易轍改絃此臣今日所爲大痛也夫奴兒安足爲 社稷患哉

廟堂自壞之耳 皇上誠能斷羣臣之不能斷行羣臣之不能行將內安外威而萬年無疆之福在反掌間誰謂時事終不可爲哉臣憂心如焚言無倫次凡三條畫出位罪多伏惟 皇上擇而行之臣不勝激切仰望之至

四論遼事請發金錢疏

奏爲微臣憂國無策愛君有心謹據事直陳以
回聖鑒事臣竊見奴賊橫行深入邊鄙開原旣
陷鐵嶺已墟昔之長城今爲塞外我之內鎮爲彼
窟穴兼以合營西虜蹂躪長驅將帥躊躇兵力孤
弱不能嬰城何況血戰近聞經臣出關兵止八百
各邊徵調勢如搏沙而又薊門告急還救不暇原
其事勢非朝廷威令不行于軍興非各鎮調遣
敢稽于時日實因行糧不足安家無資道路阻長
接濟難繼或譟本地或逃半途夫人不貪錢誰甘
蹈歿計自遼左兵興以來餉費五百餘萬而軍覆
地蹙兵連未已民力重困設處已窮民間已不能
鬼輸那借必需之內藏而近奉嚴旨切責計部
降罰司官非有別項權宜止爲金花五萬舉朝
之臣皆以爲皇上狃于貨財不思邊計祇因危
亡之禍未迫聖衷夫寢厝火之上而不肯去其
薪載漏舟之中而不肯塞其隙及其身在水火望
救已難况于今日全不求救自古夷狄之患徃徃

積小而大劉聰亂華阿保機造遼阿骨打開金忽
必烈初元始因部落而蠶食既用蠶食而橫行及
其强大支蔓驕虜亦出望外以至于僭神器而窺
天下豈非中國備之無方畧而積衰亂之漸以成
之乎今即不謂奴酋能大有爲而我不能制其歿
命則彼且得而潰我腹心况奴攻我犯我着着皆
密而我禦奴備奴着着皆疎我師出不能搗其巢
而彼石城已築于關外種牧休息收我蓄積以實
之而反令我客彼主我邊旣失偵諜不通而彼四
散奸細寬我內地虛實探報速于郵傳我不能北
聯金白東結朝鮮而彼鷄連西虜掣肘內訌長驅
東逞莫可誰何我水兵不練天津登萊處處皆虛
強委督餉大臣海運未濟遼急而彼脩治船隻意
圖海道相襲扼我餉路似此籌筭豈止意在全遼
籍我全遼之糧據我全遼之地驅我全遼之人逞
其鴟張爲難中國勢必飲馬 都城狼心始快五
胡遼金元之禍行將復見于今也夫天下者 祖
宗之天下京師者 祖宗之京師 高皇帝間關

百戰而開百代之基 文皇帝三犁虜庭而定萬
年之鼎至我 皇上萬壽無疆享國永久海內將
含飴飲醇豈忍一旦小夷憑陵以至于此且萬一
當此危亂也 皇上將安之乎 六官將安之乎
太子皇孫將安之乎而 皇上積年所儲蓄一毫
不肯犒賚軍士者將安之乎古人云君守社稷臣
從其君一步不可移動義也然能爲 皇上守者
誰乎必有傳宣號令參預機密如陸贄者而後奉
天可以興唐必有外治軍旅內整朝綱如李綱者
而後南渡可以造宋必有提鼓揮桴戮力勤王如
郭子儀李晟宗澤岳飛者而後播遷可以議恢復
只如 本朝巳巳之變都城圍而于謙調度于內
石亨力戰于外庚戌之變都城圍而徐階楊博王
邦瑞調度于內即諸將趙國忠張珏張騰輩亦且
擁兵割大營于外而今倉卒間能有之乎然則京
城必至動搖而 九廟社稷城中百萬生靈 皇
親勲舊貂璫貴豪之家皆可深慮 皇上積年儲
蓄亦且散之不得聚之不可試念及此能不懼然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動念即或有爲彌逢迎合之說者曰奴因惱恨捨
邊斷非有意大舉今奴旣破遼之半其說已非又
曰遼東尚遠京師且累朝京城受圍迄無他恙
夫遼東失而山海逼山後諸夷皆乘釁而動事異
曩昔寧謂無虞又曰遼東旣付熊廷弼前去經畧
必能料理決不仰厯聖憂不知無兵無餉廷弼
今且束手倘不接應安能料其成功此等言甘易
信理巧可悅而不知已居焚溺之勢水火之中
皇上細思有以此言上聞者決誤皇上決誤

社稷試因臣言一洞燭之則壅蔽立破自此亟圖
挽回之策臣又以爲不難夫以皇上聰明神聖
之君其于國家大事廷臣不能處分而聖斷
處之宴如即如去年張差一事皇上知其禍中
骨肉危迫社稷亟召羣臣見于皇太后几筵
前祖孫父子大小文武懽然一堂而皇上徐
出一語開諭明白羣臣皆呼萬歲而退所謂化有
事爲無事聖人作用超出尋常何至今日難于區
處今者廷臣望見天顏如大旱之求時雨皇

上宜即日親 御便殿召見羣臣賜以無畏受其
盡言而所爲立賜處分不過明賞罰以振紀綱宣
詔令以聯華夷行此二者其餘皆可振飭夫失事
經畧楊鎬逗畱總兵李如栢損 皇上百萬錢糧
殺遼東百萬性命不誅無以謝天下遼將即無功
可賞而獨有死事可卹可贈請速 命禮部與劉
綖杜松潘宗顏等卹典贈廕賞罰旣已明信 朝
廷乃有紀綱若夫宣詔令有五一曰詔告天下古
之賢君有竭民力而不勞用民財而不貪兵休事
已而人無怨者天下皆知其無用兵之心而諒其
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宜下一詔頒示天下曰奴
酋背恩狂犯法在不赦調兵徵餉實非得已若事
平之後定行大赦寬卹決不忍久累百姓又下一
詔頒示遼東曰念爾遼土殘壞民不聊生 朝廷
自有優卹爾須勉力奮義人自爲守上報 國恩
下完妻子仍用公帑給爾口糧資爾功級又一詔
宣慰朝鮮國王君臣曰王勤于本朝兵事今忠臣
伏節軍士歿綏 朝廷痛念今遣使慰諭國王并

犒賚頭目旌贈歿事大將及優卹陣亡軍兵其硝黃俱依請給付又下一諭以示北關告以與國同仇之義彼此相依之勢毋畏奴酋而暫附之以自貽後患又下一諭以示虎燉炒花西虜諸部落告以爾等世受國恩撫賞無缺不宜憑奴哄誘相煽爲訐奴旣悖中國安得有爾等且奴性狡黠必不相容即今助奴橫行爾輩必終受吞噬五詔諭旣頒而四海華夷皆知朝廷德意翕然拱衛氣象一新矣至于其中行事窺要處錢糧無所

仰給則決當蠲帑藏以濟其用夫財費用之當耳此等井井有條而用皇上亦何惜而不用之夫天下有大儲有小儲有大寶有小寶唐陸贄云損其小儲乃完其大儲也捐其小寶乃固其大寶也匹夫愛其小者故爲守藏虜聖人愛其大者故爲天下王夫以戶部設處旣盡金花那借即今百萬皇上亦宜慨然俯從乃甫用五萬而震怒至此此在大臣當以去就爭使知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而後可回聖聽于萬一也此在小臣

當以歿命爭今知庶僚之間有不愛性命之臣而後可回 聖聽于萬一也非為此數萬金爭也今日之事散財則濟惜財則危濟則散而復來危則積而藉寇且如今日能慷慨出身為國任事者外則經臣熊廷弼而 皇上超格用之內則詞臣徐光啓而 皇上特旨留之二臣皆有真心與 君父分憂患者 皇上若各發數十萬金錢付之二臣令其調度戰守鼓舞將士邊疆 輦下氣象自然不同臣知二臣決不肯私公帑一文錢所謂付

之有用之人流轉有用之地也今廷弼一出關而甲兵不足士馬空虛獨坐何以守孤城空拳不能當虎噬欲成廷弼之功可以無兵勝寇無餉集兵乎且如 聖旨徐光啓曉明兵事而令其練新兵防 都城也坐何衙門憑何印信責成何事役使何人事權既不可輕錢糧亦須應手即今欲固京師根本如 都城之修敵臺之築昌平通州城之置鎮鞏華城大壩之屯聚內而營兵之訓練外而調兵之徵集無一不需經費安能盡派民間

皇上豈得以帑藏爲己物而置根本于度外臣觀
後唐莊宗黷貨不散至于喪亂許以金帛募戰士
而士卒以爲今日無所用之掉去不顧此等景象
思之亦可寒心且 皇上重于財貨而輕于人臣
大臣誰肯爲 國家盡心小臣誰肯爲 社稷效
死臣思軍興以來費用旣多但當稽核金錢出入
之數而使邊疆無乾沒不當吝惜帑積朽橐之餘
而使備禦不修舉獨願 皇上以天下之財用天
下之人平天下之患不得以內外積貯自分彼此

也夫自遼東失事廷臣喁喁然望 皇上奮發一
怒乃今 聖怒不用之失事之經臣而用之權宜
那借之大臣不用之逗遛之邊將而用之案呈題
請之該司臣恐自此舉 朝疑懼則擔當之氣愈

衰 天聽載高則謀國之忠不効夫令 朝廷上
盡保祿位保身名之臣事 皇上然後可而 九
廟神靈亦何藉此等臣哉安其危而利其灾思之
即賈誼痛哭亦且淚應枯矣臣言可聽願 皇上
聽而行之其言不可聽則褫臣職而爲儒臣嘵嘵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言事者之戒毋令臣一腔熱血叫九閻而無從也臣不勝惶切待命之至

請議徐詹事練兵疏

奏爲國勢甚危用人非法懇乞聖明速下練臣條畫會議酌處以試實用以裨軍國事職竊惟今日事勢危則累卵急則燃眉扶危莫大于用人才救急莫先于修實事今日臣子所望于君父者惟在議一件速行一件做一分早救一分而已然自奴賊作難至今二年而未曾見一事快心者患

在狙安而無遠慮則忠言蒙喜事之譏旁觀而不協心則人才有越格之忌此在舉朝固無足惟而不能不望于皇上之獨斷哉職聞潤涸不必西江救饑不須鼎食才惟試而有效事必簡而易成竊見少詹事徐光啓之訓練新兵也簡任自皇上推擇自舉朝此官原非無故添設也練兵正爲固京師計奴旣東訂虜又內逼京師實係根本重地自宜先事預防而京營老弱難汰虛冒甚多年積弊深勢難清理故設一練臣以訓習召募旣到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
新兵亦可以挑選在營精悍之舊兵不拘多寡不分彼此但求加意撫恤教訓熟習一隊便得一隊之用原與京營相表裏同事宜非爲京營而外又添此一番職掌以多費錢糧也夫下棋者先以數子定一局之棋勢而至于着起則必先一角柳宗元之傳梓人也曰畫官于堵盈尺而曲盡其制夫連雲華棟以盈尺之堵曲盡之乃知凡事必先試其規模而後可收其全局也今者徐光啓之條畫兵事也言頗廣大計則深遠原爲 國家千百年

訓練立法則耳至于酌量盈誦裁度衆寡大則大試小則小試各因物力以定權宜豈有成法可拘畫定錢糧數目以爲定本哉孫武子之試兵法也用王之寵姬三十人分爲兩隊而金鼓之至于步伍進退截然如一而曰王可以觀兵矣此正練兵之樣子也今宜速下徐光啓練兵原疏令大小九卿科道會同面議錢糧何項支給公署何處屯劄將領何處調遣役使何處撥派器械甲仗何處取辦月糧本色何處關領如目前錢糧未敷先爲小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試之法今練臣就調募已到新兵中挑選或三千或五千筭其每日費用幾何各該應付衙門何項措辦取其事約費簡一一酌議停當而後責之練臣練臣居其地役其人藉其犒餉以撫其士卒而訓練之一人之精神與三千五千人易爲貫通必數月而可就緒至于甲噐精銳旗幟改觀步伐整齊號令畫一士飽而馬騰將和睦而卒服習而後上疏以報成效夫然後 皇上命本兵京營諸大臣同練臣于教場親閱試之而彼三千或五千人

者果堪克用則統以良將內可備守外可備戰練臣亦可以展其大畧而仰副 明旨矣至于此外錢糧若有設處各部若有接濟而 皇上仍責之練臣則再當如前法練之雖三萬遞至三十萬可也若事平邊靜而歸併此項于京營則練臣訓練之方畧亦可爲京營永永操演之榜樣而治軍旅者仍可以還 講筵豈非 皇上用儒臣之有法而責成任事之人有方哉昔者戚繼光之練兵薊鎮也亦謂官銜新設權不統一無兵可練故請用

浙江殺手三千烏銃手三千以爲教練張本至于
奉 旨取回本鎮總兵獨任繼光盡薊鎮十二路
事皆責之而後繼光乃得行其志而薊鎮之兵獨
強然則前事可見已夫天下事未有不行而後求
成天下人未有不試而可取効者也職觀 皇上
每于大小臣工之言 留中寢閣不見施行畢竟
不信臣下耳此則臣下當自反諸身不應以空言
効苦口也夫 皇上何以用熊廷弼而其條奏邊
事朝上夕下哉則廷弼之精神全副原在任事報
國而不肯以賊遺 君父固宜 君父親之信之
而中外且恃以安旦夕也若練臣徐光啓而竭其
心力殫其籌畫施之有本末行之有漸次每一件
著一成績以仰報 皇上而有不上紆宵旰下展
生平者哉此積誠盡力之誼不獨徐光啓練兵一
事爲然也惟在 皇上速斷而試之使諸臣篤于
同心而無艱于其濟萬一遼左京師意外有急亦
得今日訓練一臂之用豈可泄泄然拱手坐視相
顧莫決而竟使徐光啓一籌莫展哉夫人材難得

政須樂助其成國事惟艱不堪一刻再悞職與光
啓同備儒臣之末而無遠畧深識以佐光啓之戮
力襄社稷之大計惟愛 君憂國其此赤心故不
避雷同不嫌出位聊據目擊之事少陳一得伏惟
聖明採納速下施行國事幸甚

太學進君臣責難講章疏

題爲敬陳君臣責難之義以圖交儆以救禍亂事
臣受事太學職司訓講每讀易之泰交書之克艱
感其責君責臣交儆義切食芹而美敢薦至尊臣
聞布穀鳴夏蟋蟀鳴秋物有微而志信者此類是
也瞽典士詩師箴勝誦各循其職以獻而後王斟酌
焉三代所以采葑菲而增扶其德美也臣蒿目
時變因事進規警如霧集于江塵加于岱山澤之
量不棄涓埃臣敢畢其愚惟 皇上採聽臣聞君
尊法天臣卑效地天道健而下濟臣道順而上行
故交者泰徵睽者否象夫君惟健故與下交威命
明德臣下奉之如神明而舉朝無不尊之體統臣
惟順故與上交嘉謀嘉猷君父從之如流水而廟

堂無不修之紀綱故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
臣徃順之謂也臣于今日敢以徃之一字進 皇
上而以順之一字勉諸臣何謂徃願 皇上不自
恣其威福之用赫然出而與諸臣共見之臣伏見
皇上恩威由已未嘗無魁柄也章奏詳覽未嘗無
神斷也當于意而下之不當于意而寢閣之然而
當者十一不當者十九臣下固已不解矣夫一者
當而明言其所以當行之必責其速九者不當而
明言其所以不當寢之必示其故 皇上以其意

曉然示群臣而群臣之賞罰有所稟忠佞有所分
是非有所歸異同有所定賢者鼓舞于向用而不
肖者甘心其退伏如是則大權振而 朝廷可爲
也何謂順願群臣各事其事各供其職以報 天
子而無越于局外無以口舌當精忠無以彌縫當
職業無以雷同附和當集益無以變通權法當挽
回苟從身家起念雖議論馳騫並與國事無關若
從 君父發根縱守轍循途要與時艱有濟 明
主可以理奪堂堂正正定有窮而必通之時盡力

不在多言懇懇周周當無投而不應之理必度其
心之所安乃可以告 君世上眼目安能盡憑一
時意見未必有據夫 天子者行其所信不行其
所疑者也用一人而其人品若何其當用之故安
在令 明聖瞭然于心則推轂不煩補牘矣行一
事而如此行之則安不如此行之則危倘 宸衷
有動于念則更始不煩再計矣籌疆場如籌家事
一刻不肯休是謂不以賊遺 君父置大吏如置
局棋一子不輕下是謂用一人以安一方如是而

君恩可報時事可爲也臣竊觀 皇上慰諭勤于

黃閣矣乃不惟都俞之不得而吁咈亦無聞則似
乎體貌隆而精神褻 皇上茹受廣于逆耳矣乃
不惟轉圜之無望而彈冠亦無期則似乎包荒過
而磨勵弛以致肱股之地孤而耳目之司曠諸臣
當事終屬模稜而百職支吾且偷旦夕其患在上
下之不交耳夫吾 君聖人轉旋只在反掌賢臣
代有鼓舞亦在一時臣豈敢謂治平終不可期故
敢以太學講說之言上獻爲 宸衷台衡之助伏

願俯垂 御覽并以戒諭臣工灑然改圖一新庶
政冀以內安宗社外威四夷臣不勝惶恐戰兢之
至謹錄責難二章如左

責君章

臣伏讀尚書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孔子則曰
爲君難孟子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一段則又
反覆災害之戒以致責君行仁之意大凡人君
居天位治天下只是一箇仁以仁心行仁政只
是一箇法先王惟仁者根本旣端紀剛自飭心

志旣清法度自振件件都依在祖宗成法上做
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這箇謂之宜在高位蓋高位者自高
而臨下上旣有箇標準繩墨下便有箇欽若奉
行上下相守上下相信便是太平宇宙若不仁
的根本旣不正輕變祖宗舊規把紀綱法度任
意顛倒一弛百弛一亂百亂那一人肯循職掌
那一事肯爲百姓百官闕冗都是一人優游拱
默裏釀成勢必政事舛錯毒流萬姓而後已故

曰是播其惡於衆道而謂之揆是千聖相授受
一揆之道如敬天法祖親賢愛民納諫用人之
類法而謂之守是百官尺寸不可踰越之守如
吏治兵農禮樂工虞之類無道揆是不遵其千
古不變之經常而上失其爲君之則無法守是
不修本分當盡之職業而下失其爲臣之分朝
不知有正道而惟背公植黨之是徇工不知有
正度而惟偷安苟且之成習是非不明於公論
而士大夫不知有廉恥賞罰不伸于國法而里
巷編戶不知有刑威夫禮義旣不足以閑君子
而立朝者人人頑鈍刑戮又不足以束小人而
冥行者處處遭殃成何乾坤成何景象即曰不
亡終屬僥倖決非常理這箇都從不遵先王法
度來而總謂之不仁這樣時候自然郡邑無金
湯那得完城郭自然疆場無精銳那得多甲兵
自然屯種不修自然積貯無策那得田野闢而
貨財聚然憂却不在四樣而根原在不法先王
不法先王故上不以軌物教民下不以學問檢

身盜賊蜂起喪亡立至所謂大災大害莫知其然而然人但知立國要富要强而不知上下須有禮有樂仁人兢業振作與祖宗同一精神故法令行于朝而海內治不仁人叢脞寡斷棄成法獨任私情故威權替于上而海內亂所謂憂不在疆場而在朝廷禍不在四夷而在肘腋嗟乎可無懼哉可無戒哉然而人主作用易於轉圜一朝振作便是唐虞三代祖宗法度如故朝廷紀綱如故聰明炳于日月操縱信于四時臣下稟奉威靈萬民沐浴聖澤在高位者可不自力哉

責臣章

臣又讀尚書大禹謨曰臣克艱厥臣孔子則曰爲臣不易孟子引詩云天之方蹶一段則又提出恭敬二字以著不能勉君行仁之罪以責當時之爲臣看他引用世俗俚語證明臣子曠職不思報君處讀之真令人膽寒神竦詩人說箇泄泄俗語說箇沓沓註疏訓箇怠緩悅從四字

可見國家氣運臣子原共任之怠緩悅從是衰
世之象若精明振作便是盛世之象周衰板蕩
只是羣臣怠緩而不真切悅從而不鯁直千古
相沿與國同盡可不猛然思省且道如何怠緩
悅從說箇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便是事君何以謂之義義主斷正色立朝忠
貞戮力義主宜婉曲納約積誠感動若胸中逢
迎世法便非正色言下沽名塞責便非積誠即
此謂之事君無義進退人臣之大節人主之大

權可進而進君用我而我不讓可退而退君不
用而我不留下憑自己之脚根上稟天子之威
福這纔是箇節文若進而或營求或畏避退而
或依違或悻悻都是箇進退無禮先王之道如
祖宗法度正所謂不愆不忘者臣子修明職掌
稟仰成憲這是立朝大紀綱豈容亂口胡言改
更變亂把新例變成法認陋規作故事若說到
祖制便道迂濶而遠事情若說着調停便道合
時而稱老練這謂之言則非先王之道此三種

只是一箇怠緩悅從蓋紀綱振肅之朝是箇天
理世界是箇王法世界便有認真丈夫奇勁男
子出來一不做二不休件件都在憂國憂民上
做事政體闢茸之日世界是箇人情通融世界
人品亦是富貴體面而人品他只要圖高官大
爵那知有社稷蒼生他只怕口舌是非那管着
祖宗君父所以謂之泄泄謂之杳杳這都是箇
不恭不敬之人無益于君而有害者不謂之臣
子而謂之賊何以故大凡人臣要人主做堯舜
要世運做唐虞豈不甚難然須自我責難于君
多方竭力以求其君必爲堯舜這箇謂之恭人
君原有善根而要臣去開以擴充其本體人君
本無邪性而要臣去閉以遏抑其習氣一開一
閉陽長陰消天日當空浮雲淨盡這一點天王
聖明念頭何等光明洞徹這箇謂之敬若但怠
緩悅從悠悠忽忽未曾積誠而遂謂不可感動
未曾盡力而便謂不可扶持但知歸過于主上
而自居于無可奈何這不特謂之不恭不特謂

之不敬而直謂之賊矣詩人說箇泄泄俗語說
箇沓沓還未痛切孟子以賊之一字了箇泄泄
沓沓公案可見周室顛覆正坐此輩也此論是
孟子救萬世的危言末世士大夫只是怠緩悅
從四字却深中其病然救之有二第一立心要
公赤條條一副心腸都在君父上做何事不可
做第二任事要實做一件象一件做十件象十
件何官不可自効若要循次待遷不管閒事認
真是好名喜進獨立是陋品迂儒此風一倡靡
然從之天下不幾爲板蕩之續哉凡百臣子須
夙夜猛省忠義奮發要令此身爲撐持世界之
身無負 聖明無負所學無諉天命于不可救
無置國事于不可爲則萬世治安終賴之矣

敬陳太學六論疏

原任國子監署監事司業今陞右春坊右諭德兼
翰林院侍講張勳爲敬陳太學六論乞賜 聖裁
以重賢關以養人材事臣以史職假歸六年伏蒙
聖恩起授司業自惟成均重地承乏匪材受事年

餘訓督無術但感激時事歎人才之實難查核監
規仰 祖制之盡善敬依職掌僭擬條陳向因邊
事告警未敢擅行瀆奏昨蒙 新命擢臣坊銜除
印務已疏 請別署外所有國學事宜列爲六篇
恭候 採納伏乞 勅下該部施行少裨儲養賢
材一助臣不勝待命之至

太學本論

臣聞太學上古教化之本也所以厚人倫美風
俗一統類厲廉恥也唐虞三代之民八歲入小

學至于有道有德有行有藝司徒進之太學始
得與乎成均之教蓋重其選也如此又云三十
以上學于太學一年離經辨志九年強立不返
至四十學成而後入官古之養士厚其積而老
其才不教人以速化也漢武興太學尊六經士
重專門之學而國有大政大議必舉師說爲對
光武建三雍明帝行養老而四姓小侯皆令受
博士業期門羽林之士畢令通孝經章句而匈
奴亦遣子侍學故漢學重經術而稱廣大唐初

京學凡五等而皆隸國子監其中有四門律書
筭學聘天下老師淳德爲之官生徒繁盛幾八
千餘人而科舉專尚詞賦故士習聲偶資利祿
而經術少疎宋初學士衰少至慶曆行胡瑗教
授法而生徒雲集諸齋廊多絃誦之聲神宗尚
濂洛之學而元豐中太學置八十齋養以千數
其後立八行以三舍遞登而士皆濯磨嚮用迨
元佑黨說起而僞學道學之禁迄南渡以至于
亡雖以理宗修復濂洛而無救也夫漢唐宋之
造士不同然皆不聞以利事徼倖其間故于時
皆有養士之效若劉陶輩之訟朱穆何蕃輩之
留陽城陳東輩之乞斬六賊相李綱一時諸生
志氣奮發能爲國家扶大義存直道如此

高皇帝以學士宋訥爲祭酒訥嚴重終日危坐堂
廂未嘗休沐私第天子至遣人圖其形當是時
天子教士有法戒士有條居士有所養士有具
而又車駕時幸太學聽祭酒司業進講而諸生
中積分年深學明行修者往往授御史給事中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三六
等官其不率教者則戍之邊郡故洪武人材爲
盛正統中李時勉陳敬宗爲兩都祭酒而一時
呼爲南陳北李弘治初北則謝鐸南則章懋而
于時士風又一振鐸嘗言于朝曰國家教育英
才即選諸科貢猶恐不精而邇年開納粟納馬
之令遂以藝倫堂爲錢虜交易之地乞禁止以
清其源不報而至今傳爲名言自後太學寢失
古意者竟以開納事例之濫觴而士皆習夤緣
爲速化驚于捷徑而不知有學故也夫國家欲
得人材之用莫大乎學術明而人心正其欲學
術明而人心正則莫先于太學蓋太學者天下
之善士所集也士以章句媒功利而聖賢之教
不習先王之道不尊故獵富貴則侈榮華居官
職則營遷級 朝廷安所得其用哉故今日莫
先于修太學修之者何清其途慎其選嚴其教
尊其範除其習如是而 國家不得人材之用
者未之有也伏候

清途篇

何謂清其途今制公卿大夫之嫡子造之太學則爲任子其舉于鄉入于成均者爲孝廉其貢于庠對于廷而肄業國學者爲明經此三途者皆取士之正也其以郡邑諸生入貲者廩增附遞減其額而得入國學焉已非途之正而猶云升其俊秀也至于今事例開而汙濁濫褻之極矣賈人之子賤隸之兒舞文謫戍之丁男中貴貂璫之蟲賊擁其高貲騁于都市朝輸納而夕衿綏矣襁裸乳哺之未離也而束帶同傀儡拜跪起伏之未閑也而冠裳似沐猴形聲點畫之未習也而遨遊類兒戲揖于前則瀆師尊序于列則羞同儕而且監規懶于讀誦寫倣倦于抄謄班行曠于步趨肄業苦于時日多方營撥恃錢神之有靈百計偷安但指竿牘爲奇貨今坐臯比者朝夕對此亦安能展布毫釐之益哉夫古之時簡太學之不率教者而移之郊遂今之時簡郊遂之頑鈍無恥者而移之太學臣未

見。朝廷之能重太學也且。國家即以太學
爲市所得于此輩寧有幾何適足以濁賢路而
輕。國典耳若曰今日利其貲而他日即使爲
郡邑一命之吏是君貸其本而使百倍取償于
民是又不惟以太學爲市而以民命爲市也
朝廷或未之思乎故今日欲造人材莫如清太
學之途而革事例之濫說者曰此理財權宜法
也臣應之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多方以
取細民之利而行市道于教化之重地其辭已
先不正而財又何理焉故革事例者不惟清太
學之途而亦以正理財之本也伏候

聖裁

慎選篇

何謂慎其選凡教者必得人材而教之也教之
而非其材則功今不行而陶鑄無所施其術今
太學中如任子孝廉明經以及新舊附例諸貢
任子習威儀而已孝廉來者就計偕試試畢而
未第者勢不能強之卒業明經壯年少而衰齡

多藪糧而來盤桓數月而不能徒四壁留至廩
增附之入貲志科舉者或年當大比而集橋門
其他年大率假休沐歸班行固落落也即欲月
課而日講之亦安所得卓越有志之士而施造
就此國學之所以日就廢弛也曩者開選貢之
一途而士之精華英銳者皆升而入太學于時
選貢科名繁盛而往往大半爲名公卿至今
朝廷尚得其用尋以妨序貢議疏淹滯報罷而
辟雍人才日就寥落以臣受事以來諸生之來

未數月而營求撥去者視六館如傳舍間勉畱
有材質志氣者晨夕課講止得八九輩而其餘
多闒茸不振策之不前心竊自愧德薄教衰不
能鼓舞以廣類聚而太學人材亦可謂凋零極
矣今若國家誠革事例使班行旣清則臣謂復
五年一選貢之法以廣收人材而此外旣革事
例則于造士之中寓濟國之策每科兩京十三
省除中式外各有額外備卷另填副榜此輩皆
場屋中所精校比勘幾得而失之者其文章才

具定自不群今當下禮部酌議凡中副榜不拘廩增附願入太學者廩于原額量減其貲之半增克爲廩附比于增略加而各借以選貢名色各執硃卷起文赴部令其肄業太學必如選貢十二月之例務期朝夕訓課益廣所學厚其廩給無得曠廢日期至于期滿教成而咨送吏部仍優其選格視同選貢又開向年納貢之例凡廩膳在監能加納者亦聽其來就課講而以選貢例處之但嚴功令飭規條務求實益而士子彬彬起家建名世之業者接踵矣如此不濟濟乎思皇多士之盛哉夫構大厦者儲材養食客者儲粟尊 朝廷治天下者儲士今日儲士之策無過于此夫不慎太學之選而今汗濁之輩側其間雖欲嚴教訓不可得已伏候

聖裁

嚴教篇

何謂嚴其教虞溥之言曰學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也情定于內而行成于外積善于心而名

顯于教故化以成俗教移人心夫太學者所以
導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厚之以人倫薰之
以德義揚之以言語發之以忠信律之以專功
比之以居業序之以時教安之以禮選此皆教
之法也爲臣忠爲子孝必有不能已之精神此
在教者默默鼓動而不可使之知故偃息者以
媮訓溫飽者以汰訓簡亢者以傲訓穢稜依違
者以弱訓心不應口者以欺訓教之不衷士之
患也真心爲君父然後可以教人忠不虧體
辱親然後可以教人孝刻意砥人品然後可以
教人立以天下之憂爲憂然後可以教人任開
千古之眼讀天下之書然後可以教人學凡教
者之語默動靜意况神情如春風之滲人能使
之蘇而秋氣之砭人能使之慄也夫功令規條
固教者精神之所寄也功令不設規條不明而
教者之精神不傳故課必以二以修文而程實
也講必以六以明體而廸性也升降揖遜之必
有儀步趨進退之必有節以閑軌物而鎔習心

也朔望慶賀之有集令其入廟敬而趨朝
忠也賢者厚之上廩惰者記之罰籍別白功過
而俾克畏慕也差撥必公年月無假借絕營求
而專士心也饌給必親不失其期以卹其旅苦
而無令內顧也凡此皆所以寄其精神而鼓舞
不倦者也或曰敷教在寬今功令煩而尚嚴何
也曰不然束之規矩而待之歲月今受學于齋
舍如工就肆不見異物而遷開導其弟子似鰥
祝矜漸且速肖而化嚴而泰和而節此禮之本
教之法也伏候

聖裁

尊範篇

何謂尊其範夫擇人章教之本也久任者責成
之方也優敘者廣厲之法也祭酒司業之責重
故必擇人而久任博士助教學正廳丞之職清
故須擇人而優敘此端師範之道也洪武初選
天下學明行修者爲國子師而弘治中祭酒謝
鐸言必須求道德之儒若唐之韓愈宋之楊時

居太學之任庶教化人材有賴而至于六堂諸職必得廉靜恬退之士身名無玷之人于以佐甄陶而廣涵養作興之道此在今日正宜議也夫教者廉則士必不貪黷矣教者恬則士必不奔競矣如臣薄劣處非其任濫叨敍轉尸素多慙至于堂屬等官各有志氣灑濯修行不群者而漸次遷去今宜專擇進士科中自甘靜退就教讀書者爲助教博士學正等官而其餘仍以科貢教職有文望清名者授爲廳職使師道尊而人倫重文風振而士氣增亦足以襄時雍之化而弘陶鑄之益也若祭酒司業決宜久任不宜屢更臣伏見先朝祭酒宋訥李時勉陳敬宗等或老于任或十年或十八年而始更易蓋當時之重師席如此邇者陞遷太驟詞臣內率循資序推多者朞年少者數月講席未煖而除書已更傳舍其官朝視事而暮解篆濫觴其地旋送舊而又迎新以致教導不專規條不一衙門之闢葺無稽錢糧之靡費無節此臣所目擊而

傷心者也今宜定爲例國子監堂上官必三年滿而一換以考其成其他博士助教丞廳等官則陞遷自不應遲而轉缺宜從優厚何也臣每見廳堂之在國學也處清恬之銜而實居寒貧之地蓋國學官房曾經買置者止七所而該監官凡二十四員公所不足爲居停而歲有賃房之費廳堂皂隸不給供多官役使而有長班之費出無馬而有輿馬之費甚至所居遠在十里外晨入署散堂日已亭午而有枵腹徑歸者臣

近爲修鐘堂一所便其停息而又設處公費以供其饌乃諸臣之寒苦又臣所竊傷心也夫事簡而神易清官貧而志易潔務閑而學易優此正國家儲蓄人材以求寧靜致遠之器者而奈何不簡其賢者處以禮兵諸曹之選以待銓擢大用乎至于丞廳等官澹泊已久除自求外轉者聽此外苟非服官不稱不得更外轉以困之庶以酬寒暑而風清白所謂陞轉優而官常勸也夫必選之當責之成待之優而後師範尊師

範尊而臣向所謂嚴其教不託之空言已伏候
聖裁

除習篇

何謂除其習臣惟今日之人才不足爲國家用
者皆其習氣爲之累也讀書不務明理而事剽
竊以博科第居官不務職業而工彌縫以邀薦
剡爲大臣不務報君父而戀寵榮爲小臣不
務修實事而兢口舌原其根本心術都徇外爲
人之私苟且聲利之學國家一有緩急安得其

絲毫之用哉太學首善之地而造士之賢關也
自規條廢而鼓舞衰模範弛而教澤薄以至人
懷僥倖士習營求聽講無益于身心日課不新
其德業以晨聚午散爲故事何曾問道執經以
步趨揖遜爲靡文幾見周規折矩且故事之不
習而抵病其煩勞抑靡文之不修而尚嫌其瑣
碎號舍席未煖而請休沐者紛然監規讀未銷
而告超撥者踵至甚至挾厚貲而營速化異日
且役志苞苴借竿牘而邀父師他年必傍人門

戶總因未嘗學問不識性命之真偷安目前靡
究身心之實夫止躁宜示以徐禁浮須責以實
欲其自重當絕其請託之端欲其自強當破其
頹靡之習臣故以爲必當悉按監規所載尺寸
不可變更恩舉貢必須常用課講走班新舊附
必須依期坐滿告撥其鑽求書帖及僥倖貨賄
者輕則墩責重則叅革令師道旣守職掌而不
徇人則士子且安本分而務向學至于做古積
分之法凡諸生入監者初到則撥末堂俟其德
業漸進而漸升之遞至率性堂而止其率性堂
監生須造就其文行卓絕者移咨吏部優其選
格視同舉貢庶令精神鼓舞鑪錘自得此臣所
謂必除其習而教可行也伏候

聖裁

辭監印疏

爲雍務旣有專官雍篆不宜兼攝懇乞改署印信
以安職守事臣於萬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蒙 恩以司業委署本監事於本年十二月叨陞

右春坊右諭德時因司業暫缺仍蒙委署監印近見新陞祭酒何如寵在籍具疏告病已蒙准允員缺候推先該吏部題推太常寺少卿管國子監司業事李騰芳於二月初一日赴監到任訖騰芳資深望重太學師表得人臣職屬官坊理宜交代而騰芳以來奉 皇上批俞不敢私相授受已經三次具題候 旨外臣竊惟衙門設官各有職掌當行之事至于印信專署該屬在任行事之官假令一日停留便覺百般叢脞即如國學賢關雖係詩書課講之地然其間朝夕該行事宜如寮屬陞轉移咨諸生差撥行文及長假曠假給票錢穀掛號出納等項各衙門相關須憑印信行事臣旣以坊銜代庖諸務不便統率騰芳以四品管事篆務自宜專掌若職掌旣不統一則雍事必至廢弛伏懇聖明改批署印庶上下職業相安而成均訓督無曠矣臣曷勝踧踖待 命之至

再辭監印疏

爲雍務久有專司雍印不宜濫署懇乞 聖明即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
賜批允以安職守事臣以司業蒙授今職先因祭
酒何如寵疏乞終養司業久缺未推暫蒙委臣仍
署監事續蒙 俞旨大常寺少卿李騰芳管本監
司業事成均政務有屬臣已久不進署行事矣惟
是有官有印必印務歸一而後事權乃可責成夫
官局之官不能代辟雍之庖五品之銜不應署四
品之上凡一應國子監衙門事體如章奏文移等
項臣缺名不署似爲失職臣濫預凌躐又屬侵官
旣經五疏具辭未奉 俞旨改署敢冒罪再懇伏
乞蚤 賜批允另委署掌以無曠職事無紊官方
臣不勝仰望之至

國

